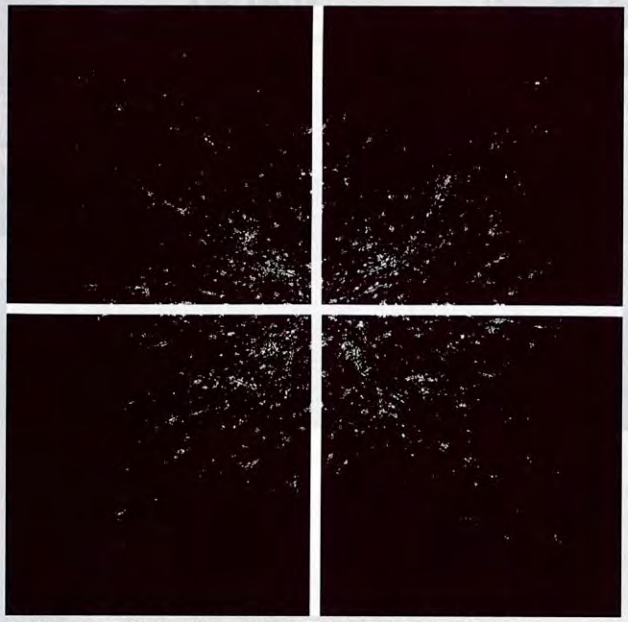
王璽安：繪畫是個空間的問題

撰文／張晴文．攝影／陳明聰

和這個年紀的許多畫家相較，王璽安走入學院的過程是曲折的。或許也因為曲折，讓他在很早的時候就想了不少關於繪畫的事；進了學院之後，對於繪畫的認識又再翻了幾轉。在這些多出來的轉折裡，繪畫相關的技藝和思考被長時間地磨練，可以說，他是自覺得很早的畫家。



王璽安　十字裡的光（1）　2010　壓克力顏料麻布　60×60cm

「以前大家畫畫，風景畫完全不是一個了不起的題目。其實在我大學的時候是不流行畫畫的。當時畫畫的人很少，可能我比較叛逆一點吧，如果大家都畫畫，可能我就不畫了也說不定。」

高中階段，王璽安讀的並不是美術班，而是在美工養成的環境裡完成了繪畫的基礎訓練。曾經跟著老師進版畫工作室做美柔汀版畫，課餘時間自己花大量時間、精神在看展覽、臨摹西洋古典油畫作品，這種高中生活對於未來的繪畫之路而言，已經相當篤定，在純粹的興趣驅使之下展開了土法煉鋼式的鍛鍊。他拿存了一陣子的錢去買17世紀荷蘭風景畫、人物畫的進口畫冊回來臨摹，這些大師的經典作品成為王璽安磨練畫筆最初的樣本。有這種決心和努力，同學們認為他一定可以考上美術系。

但事實上，考試不只需要技術，也需要技巧。這個傻傻的、自己在家畫畫的高中生無法在有限的考試時間內完成讓升學制度信任的作品，考試落榜，而且不只一次。「所有人都覺得我考得上大學，可是問題是我不會考試，我畫畫也從來不是為了準備考試。高三畢業那年，我萬分緊張，考完術科考試之後發覺我根本不可能進入大專學院的美術系。考試時候坐在我左右的人都畫得好像，但我從來沒去過畫室，也不知道要用什麼材料，就是畫到覺得自己滿意、開心，所以一小時多的時間，根本畫不完。直到考轉學考的時候，老師們看著我的作品資料說：『你畫這樣幹嘛不來考我們學校？』，我說我不會考試。所以我的學習過程不很順遂，而且念的學校不是大家覺得很好的學校，所以也有更多時間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像是週末時候和同學穿著髒髒的制服，在台北市到處看展覽。」

1990年代台灣藝壇裝置藝術風行，王璽安在看展覽的經驗裡嗅到了藝壇風向，發現外面的世界和他整天在畫的東西不太一樣。「那時候我開始想畫畫這件事，一直想，滿苦惱的。等到我

王耀安在竹圍的工作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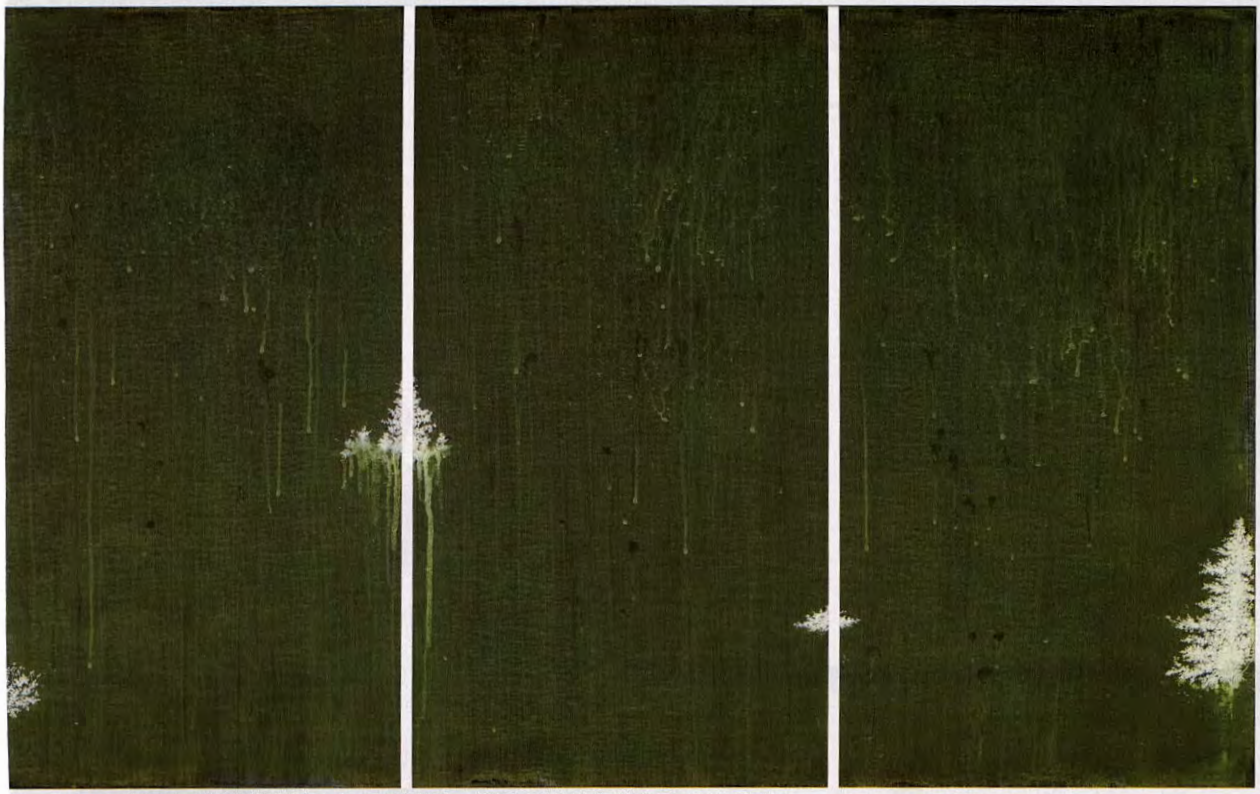
王璽安　白色上的飛機　2011　油彩壓克力顏料麻布　97×112.5cm

進了大學，又回到那個情境去，因為不流行畫畫了，會受到同學幾句話無心的挑戰。」然而，原本自信的繪畫底子在進了學院之後，遇上的卻是重新認識和定位繪畫的必要。第一堂油畫課就是震撼教育，讓他了解到技術並非繪畫的一切。當然，這些背景對他這樣一個畫家來說還是重要的，「它可以讓你知道自己做的是什麼。知道一件事情的歷史愈長，遇上新事物時候，愈能夠判斷它到底是新是舊、到什麼程度。我做作品很慢，也跟這個歷程很有關係。」

在同學幾乎都做裝置的時代，畫畫顯得孤單，像個異類。無論是叛逆或者出於自信，王璽安還是慢慢畫著。「對我來說其實不是裝不裝置或者畫不畫畫的問題，我想做一些看起來沒什麼特別，但是有點特別的東西。」

所謂「看來沒什麼特別卻有點特別」的事，在王璽安的畫裡看到的，是潛藏卻不容易被察覺的表達和質疑。對於細節的追求並不是要表現畫家在技術上的能耐，而是更進一步的，對於繪畫這整件事的思考和理解。大學畢業聯展的時候，王璽安的作品看來已經頗為成熟，在混雜了各種創作媒材的展場裡，繪畫沒有比較遜色。這些平靜的畫面背後曾經是極度的不安，以他的話來說，是某種重新開始的結果。「畢業的時候覺得要給自己一個回顧，那時候很焦慮，也很認真念書，好像你是一個運動員，懂得很多相關的知識，可是不見得球打得很好。大學的時候除了畫畫，我也修很多理論課，接觸很多不同理論專業的人。」對於哲學、語言等社會科學的興趣和深入接觸，成為他了解繪畫本質或角色的另些養分來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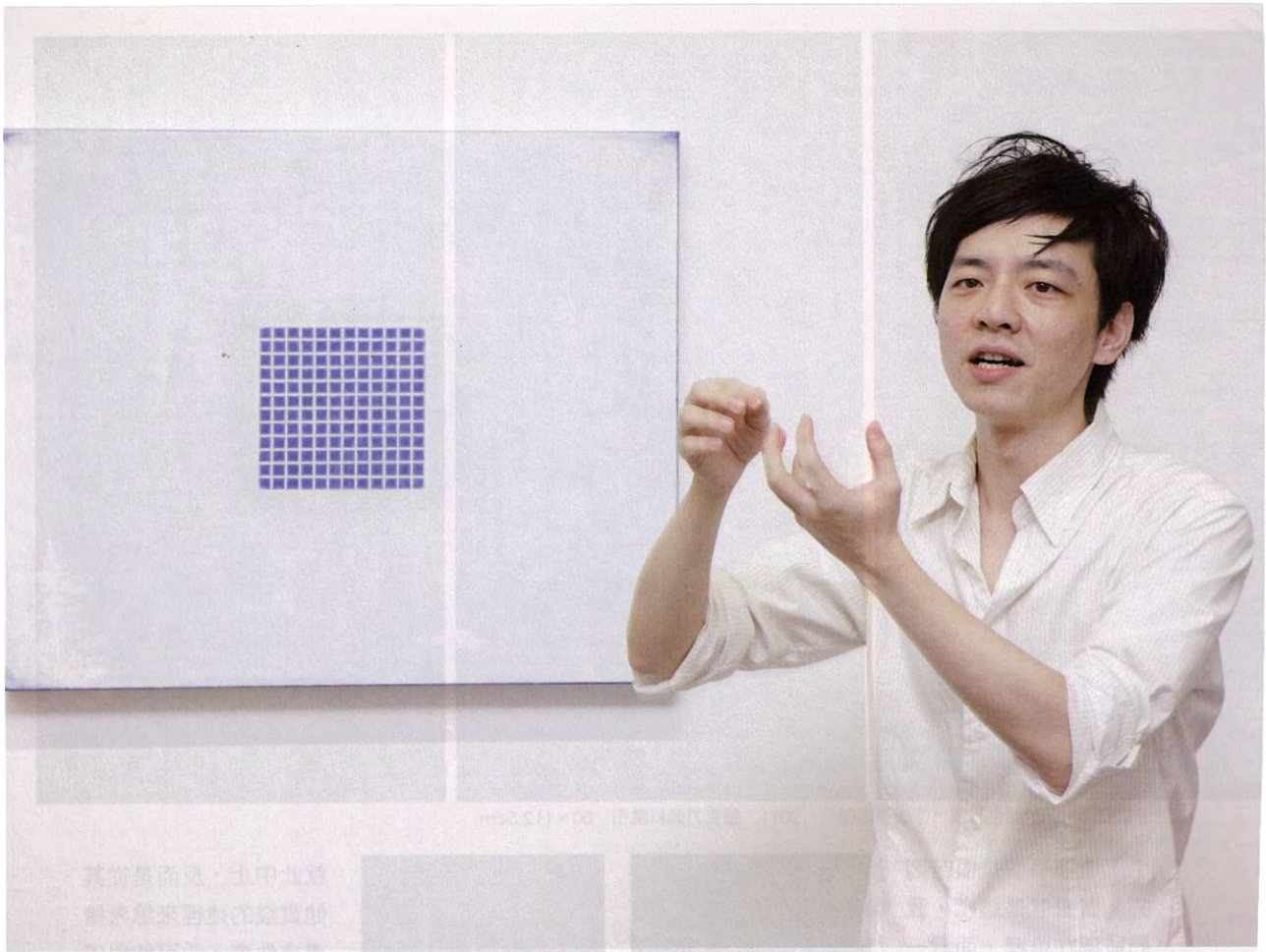
幾個世紀以來，有這麼多的畫家投入繪畫這項工作，就某方面來說，它卻是枯燥和折磨人的。「有時候你覺得自己好像掌握了一個世界，但做



王璽安　白色的綠色風景（下圖為局部）　2011　壓克力顏料麻布　80×112.5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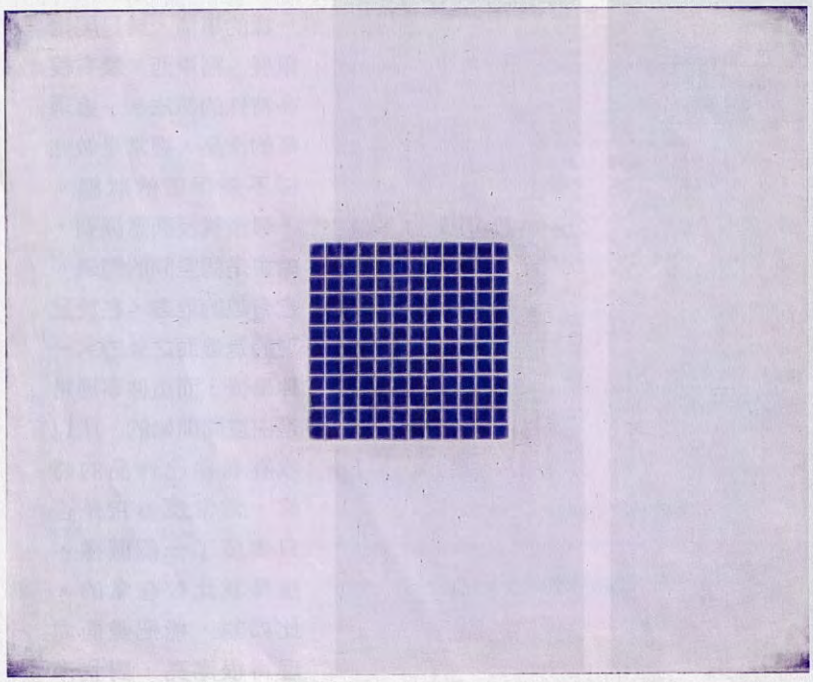
手工這種事情是很苦悶的。畫畫就是這樣，我們被綁在這裡，面對一張白平平的東西發呆，看起來真的是件很笨的事情。大學時候，我真的感受到畫畫被這樣認為，無法讓人展現出聰明才智。但其實它是有的，而且關係著某些最根本的問題。就藝術創作來說，各種材料和手法都可能讓人看來聰明一些，但是畫畫是很難的。當然很多畫是聰明的，畫畫的人的狀態，也會顯現在裡面。」

進了研究所、新生展之後，王璽安再沒畫過任何一張布面繪畫，但不表示對於繪畫的興趣就此中止，反而是從其他實踐的途徑來思考繪畫這件事。「可能很天真吧，覺得要做一些不一樣的事情，於是開始策展、寫東西，懷有很多特殊的想法。」這兩年的作品，經常是做完卻不能保留的狀態。「最後我反而意識到，繪畫是個空間的問題。它有趣的地方，在於呈現的是畫面之外的另一件事情，而這件事通常是由空間開始的。所以我在看自己作品的時候，常常反省它是否只變成了一個圖樣，這是我比較在意的。比如說，能把畫面處理得很漂亮，對我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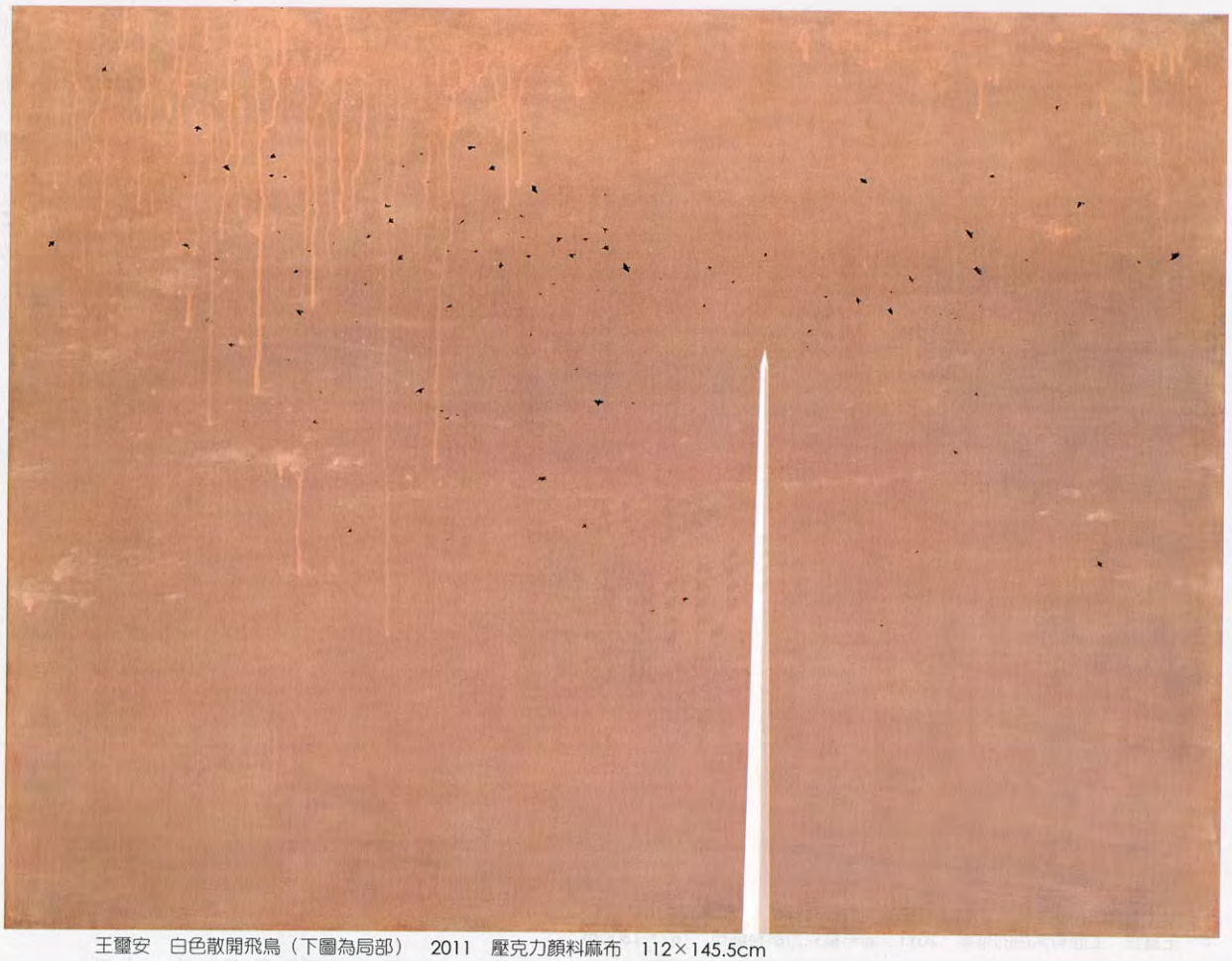
王璽安在個展「視線的零度」中講解作品

下・王璽安　有光的藍色格子風景　2011　油彩壓克力顏料麻布　60.5×72.5cm



說不代表完成。假使繪畫沒有回到它本身的材質，回到繪畫的過程，好像你只是把一個物件包裝好、包裝得很漂亮，那也不代表是一件好作品。畫得愈完整，相對來說就是把一張畫包得愈嚴密。所以我有很多作品都留出畫布的底，在那部分我根本沒畫什麼東西，沒有要畫完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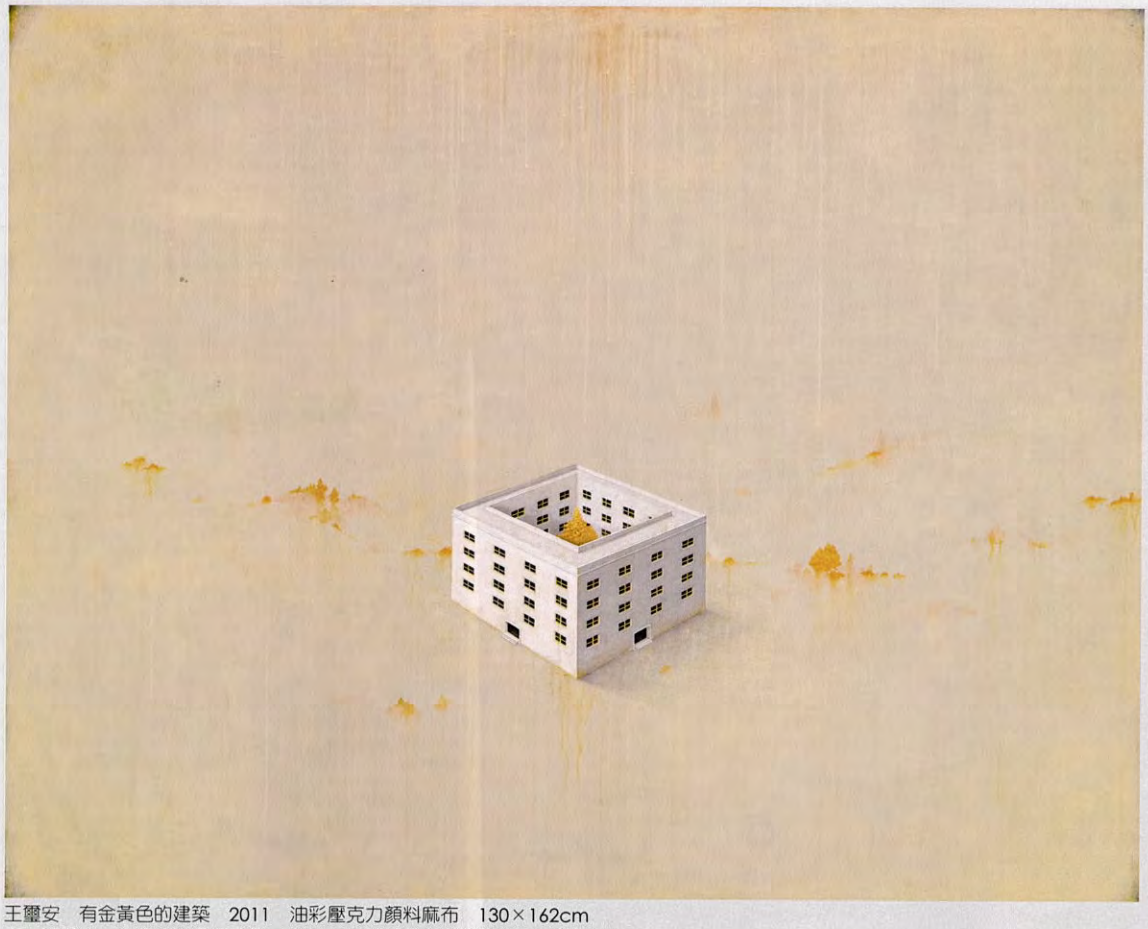
繪畫是幻覺，長久以來，顏料總是藉由完整地覆蓋畫布來製造騙過眼睛的畫面。繪畫和觀看的關係、如何主導人們認知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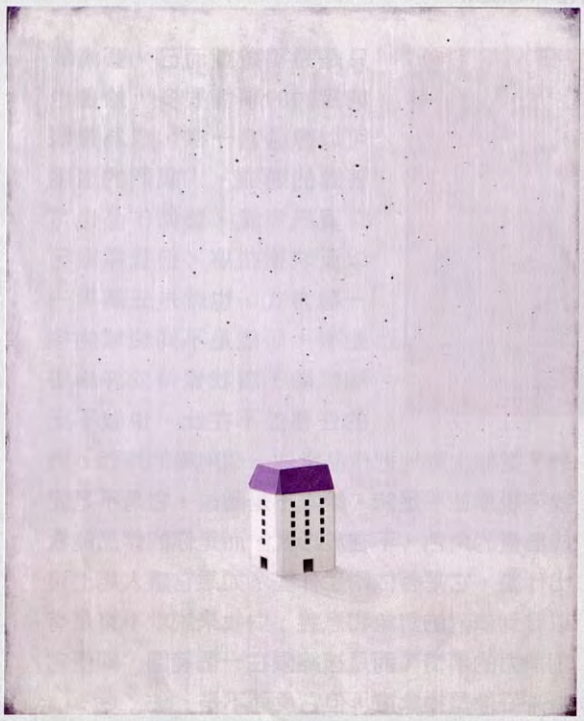
王璽安　白色散開飛鳥（下圖為局部）　2011　壓克力顏料麻布　112×145.5cm

界，在王璽安的作品裡不再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繪畫能夠結構地呈現問題和思考脈絡，或許不是三言兩語的靈巧表達，卻能在時間性的過程裡不躁進地展現創造力的可能性。「透過一些看起來很傳統的事情，也能有新的發現。繪畫的技巧或許重要，但繪畫也絕不是單純地畫一個再現的畫面，或者單純展露畫家的完稿能力，這是我創作時避免的事。雖然養成過程讓我對這些東西會很要求，但也已轉化成另外一些問題的焦點。我覺得好的作品，都是在做這件事，在工藝裡面去除工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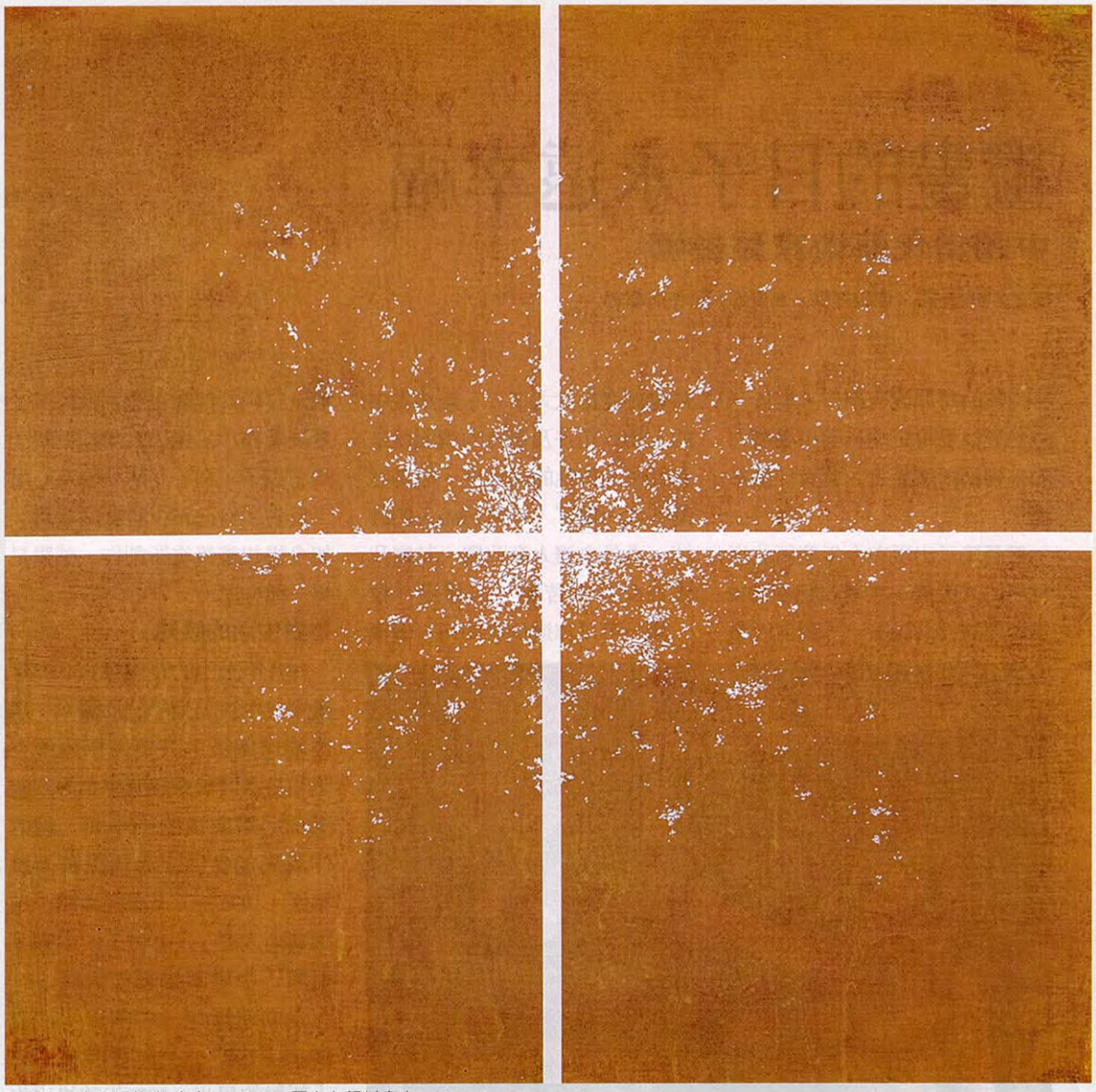
畫畫是孤獨的工作，不管這件事笨不笨，它總是需要花很多時間、長久地摸索，最終也不只是完稿遊戲而已。藝術能夠探討的事情很多，繪畫也可以像語言一樣，成為邏輯表達的通道。「我們的環境有資訊焦慮，藝術作品也可以反映這些事，但我採取另一種方式，也就是去講另一些事。可能是不同領域的接觸經驗，讓我覺得或許繪畫的任務並不在此，也做不出來。當你主動地把作品當做一個附屬的東西，對我來說那並不足夠。繪畫不是圖說，它是不是變成插畫的角色，不在於形式，而是你的作品能看出什麼、它是否依附了什麼？如果它讓人馬上可以看到依附的對象和意義，對我來說就不算是有創造力的事情，而是被縮限在一個範圍，即便它看來好像是抽象畫，但它反而不是。」



王靈安　有金黃色的建築　2011　油彩壓克力顏料麻布　130×162cm
下・王靈安　上面有紫色的星星　2011　油彩壓克力顏料麻布　162×130cm



繪畫不僅讓人孤獨，還可能是煩惱的。「但是，以前在意的那些事沒那麼有壓力了。現在對我來說，別人是不是覺得繪畫這件事有多了不起，一點也不重要。我一直覺得自己的作品在某方面顯得不合時宜，但其實我刻意要這樣，就像小時候在做這些傳統油畫的訓練，其實都跟這有點關係。直到前陣子我又有這種想法出現，覺得現在有太多人在畫畫了，讓我有點喘不過氣。一個畫家難免會在意你的作品怎麼出現、別人對你的看法，或者多少聽到一些事情，我現在也不覺得這些事情需要什麼答案。只是，大概2003年開始，突然這麼多人在談論繪畫，出現一波可貴的詮釋、討論，到現在卻變成了另一件事，稀釋掉當初它被提出成為一種新的可能性的努力。讓我驚訝的是，它也讓我看到創作的退化，這種退化會不會只是一種有意識的懷舊，或者一種市場性的回顧，並沒有觸及到一些問題？我覺得應該要有人整理這些歷史，讓它成為有趣的東西。



王璽安　十字裡的光（2）　2011　壓克力顏料麻布　60×60cm

王璽安　十字裡的光（2）（局部）

畢竟台灣已經有很多很好的發展，所以我才能去做這些事情，而不感到空虛。很多藝術家也這麼相信著。」

在當代繪畫再度沙龍化的隱憂之下，王璽安仍會不斷地畫。對他來說，無論外在的環境如何變化，繪畫這件事最可貴的是，還是畫者本身在作品裡展現了什麼樣的特質。「不管做什麼，我要它們必須有種質地的關聯性，裡面或許容易有些誤解，但是串起來會顯得有趣。我自己是這樣看待的。」